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
第九十六回 秉忠誠部下起雄兵 施邪術關前擺毒陣

話說洛承志要到淮南探聽消息，史述道：「小弟記得女試那年，卞家哥哥初到山寨，我們去到淮南，卞家哥哥曾再三囑付：『嗣後萬萬不可親自下山，惟恐被人看出，彼此性命交關；如有起兵之舉，自然先令徐家哥哥前來送信。』為何此時又要前去？況且那時回到半路，果被巡兵看出破綻，若不虧燕家哥哥拔刀相助，我們何能敵得許多官兵？」燕勇道：「小弟只因一時路見不平，此刻四處緝捕，教俺有家難奔；怎麼哥哥又要前去？」忽見小卒來報：「余公子到了。」眾人甚喜，迎進山寨。同史述、洛承志道了闊別，問了眾人姓名，序齒歸坐。史述問起文府之事，余承志歎道：「文伯伯自從平了倭寇，就在劍南鎮守。後因各才女俱請假回籍，即命弟兄五個一同完姻。誰知剛過吉期，文伯伯竟在劍南一病不起，及至他們弟兄趕到，延醫診治，奈積勞成疾，諸藥不效，竟至去世。幸虧武后因念文藝哥哥向日代理節度印務尚屬出力，仍命承襲父職。去歲孝服已滿。今因心月孤光芒已退，特囑小弟前來暗暗通知：明年三月初三桃會之期一同起兵，先把武氏弟兄四座大關破了，諸事就易如反掌。」

廉亮道：「四關都叫何名？」余承志把「北名西水，西名巴刀，東名才貝，南名無火」，以及命名之意也說了。尹玉道：「他因『木』字犯諱，缺一筆也罷了；就只『炆』字暗中缺一筆未免矯強。」薛選道：「這四關那一處易破？那一處難破？」余承志道：「聞得西水、無火二關易破，巴刀最凶，才貝尤其利害。文家哥哥命小弟到此，一來通信，二來就命與諸位兄長商量破關之策。並命小弟到河東同章家□位哥哥酌議。」

洛承志道：「為何不請章伯伯示下，倒同□位哥哥商酌？」余承志道：「章伯伯也於三年前去世，如今章荭哥哥接襲其職。」宋素道：「據文家哥哥意欲先破某關？」余承志：「有人議論宜先破難的；若把易的破了，恐他兵馬並在一處，那難的更難了。若據文藝哥哥之意，先破易的為佳。蓋四關破他兩關，先挫動他的銳氣，那兩關就勢如破竹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此說甚善。將來自應先攻西水、無火二關為是。」

余承志連連點頭，即欲別去。眾人再三挽留。余承志道：「我還要到河東把事議定，好回文府送信，豈可在此耽擱？」卞璧道：「哥哥既有正事，弟等也不敢過於挽留；但臨期在何處會齊，還要通個信息才好。」余承志道：「如先攻北南二關，自然在西水關會齊。到了臨時，少不得自有關照。前日文家哥哥說：『成敗在此一舉。』彼時所有各家眷屬，都要帶在軍營，惟恐事有不測，與其去受武氏弟兄荼毒，莫若合家就在軍前殉難，完名全節，以報主上，倒可免了許多後累。」諸人連連點頭。

余承志別了眾公子，到了河東，見了章府□位公子，即回淮南，將各話回了文家弟兄。

那時承志已同司徒斌兒婚配，林書香、陽墨香也都招贅在家。只有余麗蓉因隱姓埋名住在文府，尚未許字；恰好洛承志差人下書替卞璧作伐，余承志當即應允，把余麗蓉送到小瀛洲草草完婚。過了新正，文藝、章荭，史述彼此知會，約定桃會之日，在西水關會齊。

至期一齊起兵前進，都說奉了太后密旨，調赴西水關有緊急軍情會議。沿途盡是淮南、河東官軍旗號；史述一枝人馬也充做官軍。恰好三月初三日，三路約有二□萬人馬陸續到齊，離關五里，放了三聲大炮，安營下寨。各家眷屬在大營後面也立了一個營盤。大營裡面是文藝、文蔚、文其、文松、文苾、章荭、章芝、章蘅、章蓉、章鄉、章莒、章苜、章芹、章芬、章艾、史述、卞璧、燕勇、宋素、顏崖、田廷、魏武、薛選、尹玉、廉亮、唐小峰、余承志、洛承志；還有文府小姐林書香丈夫林烈、陽墨香丈夫陽衍、章府小姐蔡蘭芳丈夫蔡崇、譚蕙芳丈夫譚泰、葉瓊芳丈夫葉洋、褚月芳丈夫褚潮；共三□四位公子。女營是文府章氏夫人、章府水氏夫人、柳氏夫人、燕勇之母葉氏夫人、小峰之母林氏夫人、廉亮之母良氏夫人、魏武之母萬氏夫人、薛選之母宣氏夫人；共八位夫人。那眾公子之妻是章蘭英、邵紅英、戴瓊英、田秀英、田舜英、錢玉英、井堯春、左融春、廖熙春、鄴芳春、鄺錦春、鄒婉春、施豔春、柳瑞春、潘麗春、陶秀春、林書香、陽墨香、蔡蘭芳、譚蕙芳、葉瓊芳、褚月芳、宰銀蟾、宋良箴、余麗蓉、宰玉蟾、燕紫瓊、秦小春、林婉如、薛蘅香、魏紫櫻、廉錦楓、尹紅萸、洛紅葉、司徒斌兒；共三□五位才女。

眾人初意，原想起兵之時把中宗迎至大營才好起事，不意是時太后已命宗仍回東宮。好在宋素原是中宗堂弟，當時眾公子即推宋素權在大營執掌兵權。彼時朝中是張易之、張昌宗、張昌期用事，日日殺害忠良，荼毒生靈，無惡不為。文藝、章荭、史述商議：此時朝中惟張東之、桓彥范、李多祚、袁恕己、薛思行、崔元暉最為忠直可靠，必須此六人做了內應，先除內患，裡外夾攻，方易成事。於是替宋素寫了六封書信，暗把此意通知；並囑六人即到東宮預先通信，以免臨時倉卒。發過書信，大小營盤四面扯起義旗。

早有探事的報進關去，武四思忖道：「連日各處關津來報，都說文藝、章荭帶領人馬前來，我正疑惑；那知他要追步徐敬業、駱賓王的後塵，竟來『太歲頭上動土』，若不給他一個下馬威，他也不知利害！」即吩咐大將毛猛在關前把西水陣擺了。次日，文藝、章荭、史述帶領人馬，同眾弟兄殺奔關前，武四思領了一枝人馬出來迎敵。文苾早已提槍躍馬，直奔武四思殺來。毛猛輪動大斧，與文苾殺在一處。鬥未數合，文苾用了一個撥草尋蛇勢，一桿銀槍，直向下身刺來；毛猛說聲：「不好！」只聽啞的一聲，肚腹著了一槍，跌下馬去。文藝、章荭，史述催動人馬，一擁齊上，掩殺一陣。

武四思來到西水陣前，大聲叫道：「文藝、章荭休得無禮！我這裡有座小小西水陣，你如破了此陣，我將此關情願奉獻；若要膽怯不敢進陣，我刀下開恩，饒你們去罷！」文苾道：「老狗休得誇張！你看老爺破這狗陣！」

正要躍馬進陣，文藝連忙叫道：「五弟不可造次！今日已晚，明日再同老狗計較。」

即令鳴金收兵，一同回營。文苾道：「今日武四思傷了許多人馬，也就挫他銳氣，小弟正要趁勝破他西水陣，為何卻要收兵？」文藝道：「他這陣不知是何邪術，賢弟如何輕入重地！況頭一次就得勝仗，何必急急定要破他此陣？」

文苾道：「他把這陣恰恰攔在關前，你不把此陣破了，如何進得關去？我明日一定要到陣裡看看。」薛選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弟也奉陪走走。」宋素道：「據我愚見：總以慢慢智取，最為上策。」

次日，武四思又在軍前喊叫：「那個敢去破陣！」眾公子齊到戰場。文藝一馬當先道：「武四思！你連日只管教我們去破陣，我也有個『盤蛇陣』，你敢破麼？你如敢進我陣，我們也進你陣。」武四思道：「我進你陣，安知你不用暗劍傷人？」

文藝道：「既如此，為何你又教我進你陣呢？」武四思道：「孤家這陣，不但不用暗劍傷人，若傷損你們一根毫毛，久後我定死刀箭之下。」文苾道：「老狗既對天賭誓，我就前去看看。」將馬一縱，跟著武四思闖進陣去。

武四思早已不見；但見柳暗花明。山青水碧，遍地芊眠芳草，駿馬驕嘶。從容下了馬，幾忘身在戰場，手牽著絲韁，順步行去。路旁有一竹林，林中有七個人，都是晉代衣冠，在那裡小酌；那股酒香，陣陣直向鼻中撲來。只聽林中有個白衣少年道：「此刻為何只覺俗氣逼人，莫非有甚麼俗子來此窺探麼？」文苾聽了，知他明明譏刺，意欲發揮幾句；看了看，這七個人都是放蕩不羈，目空一切。只得忍耐走過道：「這些狂士，滿臉酸氣，總是書在肚內不能融化，日積月累釀出來的。凡讀書人沾了酸氣，未有不迂，若同他較量，他一味歪纏起來，如何擺脫？只好由他說去。」

正朝前進，忽覺酒氣熏人，忙掩鼻道：「那裡來的這股酒臭！」只見迎面來了一群醉貓，把去路攔住。都是酒氣醺醺，身子亂幌，搖著頭，伸著手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豁三拳，放你去！」文苾笑道：「你這樣醉貓，吃了幾杯酒就這樣爛醉！這宗酒量也出來丟醜，還敢攔我去路！」即挺手中槍，左五右六，撒花蓋頂，四面八方一陣亂挑，把一群醉貓殺的尿屎遍地，四散奔逃。不覺掩鼻皺眉道：「蠢材，蠢材！該死，該死！只顧亂殺，那知這群醉貓酒吃多了，卻從下面還席，被他這股臭氣把馬也熏跑了。」

望前走了數多，路旁一家門首飄出一個酒帘，那股酒香真是芬芳透腦。文苾嗅了這味，只覺喉嚨發癢。信步走進酒肆，只見上

面有一副對聯，寫著：

盡是青州從事，那有平原督郵。

下面落的款是「歡伯偶書」。當中有紅友題的額，是「糟邱」兩個大字。旁邊還有麴秀才寫的一副對聯，是：

三杯飲飽後，一枕黑酣餘。

裡面坐著許多人，也有獨酌的。也有聚飲的，個個面上都帶三分春色，齊贊酒味之美。只得也檢一張桌兒坐了。

有個酒保上來陪笑道：「客官要飲那幾種名酒？」文萃道：「酒家，你姓甚麼？」酒保道：「小人姓杜。」文萃道：「這姓姓的不好，杜者，乃杜絕之意，豈非不教我飲麼？以後必須另換好姓，不許姓杜了。」

酒保道：「客官吩咐，小人怎敢再姓杜。但據小人愚見：若做賣酒生意，這個杜姓卻不可少。」文萃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酒保因指肚腹道：「客官若非『肚兄』想吃一杯，豈肯進我小店，小人若不虧『肚兄』會裝酒，何能消得多貨，小人之所以諄諄要姓『杜』者，卻是為此。」文萃道：「你是木旁之『杜』，怎麼賴做肉旁之『肚』，豈不鬧出白字麼？」酒保道：「當日我們木旁之杜與肉旁之肚聯過宗的，算是本家，偶爾借用，也還不妨。」

文萃道：「這話可謂杜撰了，我且問你：我要飲天下美酒。可有麼？」酒保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忙到櫃上檢了一塊粉牌，雙手捧來，彎著腰道：「客官請看：這就是各處所產名酒。如要那幾種，我家無不現成，比別家分外醇美，客官吃了，還要同我做主顧哩。」文萃道：「你家可肯賒麼？」

酒保道：「只要客官肯照顧，那怕立折子三節結帳都使得。我們是老實生意，斷不開你老人家的虛帳。」

文萃接過粉牌，只見上面寫著：山西汾酒。江南沛酒。真定煮酒。潮州瀕酒。湖南衡酒。饒州米酒。徽州甲酒。陝西灌酒。湖州潯酒。巴縣咋酒。貴州苗酒。廣西瑤酒。甘肅乾酒。

浙江紹興酒。鎮江百花酒。揚州木瓜酒。無錫惠泉酒。蘇州福貞酒。杭州三白酒。直隸東路酒。衛輝明流酒。和州甘露酒。大名滴溜酒。濟寧金波酒。

雲南包裹酒。四川潞江酒。湖南砂仁酒。冀州衡水酒。海寧香雪酒。淮安延壽酒。乍浦鬱金酒。海州辣黃酒。欒城羊羔酒。河南柿子酒。泰州枯陳酒。

福建院香酒。茂州鍋疤酒。山西潞安酒。蕪湖五毒酒。成都薛濤酒。山陽陳罈酒。清河雙辣酒。高郵豨蓀酒。紹興女兒酒。琉球白酌酒。楚雄府滴酒。

貴築縣夾酒。南通州雪酒。嘉興□月白酒。鹽城草豔漿酒。山東穀鞭子酒。廣東甕頭春酒。琉球蜜林酌酒。長沙洞庭春色酒。太平府延壽益酒。

文萃看了酒名，再加這股酒香直朝鼻內鑽去，只覺口涎直流道：「這酒我都要嚐嚐，你先把水牌前面□種各取一壺來。」酒保答應，登時取了□壺放在面前；又取幾樣下酒之物；桌上放了□個酒碗，把酒斟了。文萃付道：「莫非這酒下了毒藥麼？」嗅了一嗅，香不可當。拿起一碗酒剛放嘴邊，忽然搖頭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」一面說著「不可」已將□碗都嘗了半碗，道：「酒味雖美，那知我生平最喜吃陳酒，他這酒都是新釀，如何吃得！趁酒保在那裡張羅賣酒，且到前面看看可有陳酒，此時只覺發渴，須用醇酒解解口渴才好。」

暗暗提著槍出了酒肆，走不多時，遠遠有個酒望子飄在那裡。連忙趨行，來到酒肆門首。只見路旁有個文士，一手提著酒壺，一手拿著衣服，同一老者講價，把衣服賣了，沽一壺酒去了。看那衣服，只覺金碧輝煌，華彩奪目。因上前請問老者。老者道：「此是鸚鵡裘。剛才那個文士複姓司馬，是當今才子。因他生性好飲，一時無錢沽酒，所以把他賣了。」文萃別了老者，走進酒肆，檢副座兒坐了。有個酒家，卻是女子，正要上來問話，又有一人拿着一頂金貂前來換酒；酒家把那人打發去了，這才走到文萃面前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